

上海言与影醉京

与

Shengyin yu Suiying

高 蕾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声与影 户白碎影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声音与碎影 / 高蕾著.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5338-6902-1

I. 声… II. 高…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7882 号

声音与碎影

高蕾 著

责任编辑 高 蕾

责任校对 徐海娟

封面设计 杭州苹果图文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务 倪振强

►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邮编:310013)

► 图文制作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 开 本 880×1230 1/32

► 印 张 7.125

► 字 数 164 000

►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

►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8-6902-1

► 定 价 15.00 元

联系电话: 0571-85170300-80928

e - mail: zjjy@zjcb.com

网 址: www.zjeph.com

自序

现在正是十二月，外面下起了今年的第一场雪。很细很湿的雪花很快被雨水淹没，只有风，正冷峻地越过城市的上空，像是要扫荡掉残存的一丝暖意。十二月，有如树的年轮正悄然弥合，一个新的痕迹不动声色地印刻在另一些痕迹上，尽管树对此并无察觉。岁月就是这样静静流去，时光飞逝。

这一年中的十二月，照常紧张忙碌，行色匆匆；照常要在这个月里，对过往回首良久，再对茫然一片的来年，做个近似幻觉的想象。年年岁岁，已成习惯，这个月份也因此对我更多了一层含义。

这一年，我的生活里发生了几件重大的事件，其中一件就是，这个集子幸运地得以问世。感谢所有曾经帮助过我和正在帮助我的人。

距离第一本书的出世，已经过去了整整六个年头。这中间，依然飞鸟般不能停歇地拍片，依然时断时续地写作。

人与事，时与地，不断地呈现寂灭，就像河水一样不停地更迭流动。置身于平凡或不平凡的人群里，面对纷繁复杂的人世生活。在拍摄中，接触各种阶层、完全不同的人物。他们的生活，他们生命的深处，那些看似琐碎平淡的事件，其实更加接近生活的本质。一些人在困境中苦苦挣扎，在酷烈生活的挤压碾磨之下，依然保有一份生命的尊严。一些坚强的人，在可以满足人类一切

欲望的现今，在陌生而变幻的尘世里，把握着生活的方向，不断靠近自己的理想。一些人，我从他们身上真切地体会到人性中最温暖、最美好的一面……还有那些含混不清的声音，无法接近真相的现象，日益尖锐的生活矛盾，越来越复杂多变的生存状态……

很多时候，我会窃喜自己拥有这样一种生活，因为，在记录外部世界的同时，内心也在自我关照。这种生活一定程度地延伸了生命的宽度，然后又转而潜入内心，变成隐藏深处的力量，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

而写作，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就像鸟儿飞快地旋转之后，停息在深深的寂静之中，想把那些充满声音和碎影的光阴，留在心的某一处。写作，是想要留住一些生活的碎片，是一种试图印刻一点痕迹的努力，因为我相信，一定有一些瞬间，真的可以成为永恒。这件事是始自内心的，是孤独的倾诉；是源自外在的，又与自我之外的世界关系不大，它是我的颜色，我的饥渴，我的世界，我的梦想。

经年累月细碎繁复的生活，注定布满了重复的获取和失去。这些不断重复的经历，这些深触心底的感受，实在是过于平凡，但是对我，却是意味深长。

因为，这就像是穿越一条黑暗的隧道，去找寻始终不愿出现的光亮。微暗的光线，像心中的神祇，领着我一步步地向前。虽然，我无法确定能否走到光的地界，但是我知道：静默四季，风中穿行；我，正在伸向远处的路上。

高 蕾
2006年12月

自语

真正的景观 / 002

哭泣的鱼 / 006

文学碎语 / 009

想起傅雷 / 011

遗字记 / 014

我们的需要 / 017

朋友 / 020

我们与孩子 / 023

独自在家 / 026

梦中之失 / 028

移花 / 031

崇拜问题 / 033

失语 / 035

过年时刻 / 038

美丽羊角 / 040

孤独 / 042

断臂 / 045

不敢养猫 / 050

花瓶 / 054

偶遇 / 056

爬山 / 059

一只军犬 / 061

最后一天 / 063

自己的生活 / 066

活的时间短 / 069

选择 / 071

婚姻与围城 / 073

小偷之惑 / 075

车祸 / 078

碎影

读基耶斯洛夫斯基 / 084

樱桃的滋味 / 088

云上的日子 / 092

时时刻刻 / 101

隐抑中的爱 / 106

记忆的碎影 / 109

- | | |
|---------------|--------------|
| 春逝 / 113 | 处女心经 / 131 |
| 那个短暂的夏季 / 115 | 结局 / 135 |
| 通向米娜的桥 / 121 | 从马勒开始 / 138 |
| 猪堕井的那天 / 125 | 心灵的声音 / 141 |
| 猴王之死 / 128 | 鲍罗丁的音乐 / 144 |

- | |
|-------------|
| 最后四首歌 / 147 |
| 爱之死 / 152 |
| 悲情卡拉斯 / 156 |
| 听谭小棠 / 161 |

手记

- | |
|--------------|
| 一首歌的命运 / 164 |
| 简单 / 167 |
| 传奇 / 170 |
| 如此幸福 / 174 |
| 塑像 / 176 |
| 借钱上学 / 180 |

- | |
|-------------|
| 在路上 / 184 |
| 尊严 / 187 |
| 农妇上学 / 190 |
| 再生 / 193 |
| 心境 / 195 |
| 离去的女人 / 198 |

自语

败景的五真

——文学有时就是知冷知暖的朋友，它会陪伴你度过黑暗的日子，帮你爬出心灵的幽谷，与你彼此忠诚，不会背弃。



真正的景观

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说：“真正的景观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因为我们是它们的上帝。它们在我们眼里实际的样子，恰恰就是它们被造就的样子。我对世界七大洲的任何地方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真正去看过。我游历我自己的八大洲。我的航程比所有人的都要遥远。我见过的高山多于地球上所有存在的高山。我走过的城市多于已经建起来的城市。”这是一个诗人在庸常生活的包围中，为自己的灵魂选择的一条出路。

创造自己的景观，犹如佩索阿对整个自我精神世界的建造。他给自己起了好几个笔名：阿尔贝托·卡埃罗、阿尔瓦罗·德·坎波斯、里卡多·雷耶斯。不同的笔名被幻化成他自己想象的人，这些人在他的写作空间各司其职，完成不同的写作内容。

卡埃罗是一位自幼失去双亲的牧人，仅受过小学教育，和一位姑奶奶住在乡间，二十六岁便死于肺病，著名的组诗《牧人》就托在他的名下；坎波斯是一位工程师，对科技充满兴趣，诗作采用近乎散文的自由体，思想激烈；雷耶斯的诗歌，内容多是对爱情、神灵和信仰的思考。再加上最接近本我的伯纳多·索阿雷斯，佩索阿就是用这

个名字，写下了仿日记体的随笔集《惶然录》。费尔南多·佩索阿用这种方式将他复杂的精神世界，从他生存的狭小空间里向外延伸，有限的疆域被无限地扩大，处处受到制约的身体里有一颗无限自由的心。他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巧妙地平衡在了一个自造的宇宙中。于是他便拥有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真正的景观”。

佩索阿 1888 年出生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六岁时父亲病逝，后跟随再嫁的母亲到南非生活。被死亡和病痛的阴影笼罩着的童年，特殊的家庭经历，远离故地的异域生活，使他有着一颗非比寻常的敏感的心灵。

1905 年，佩索阿回到故乡。从 1908 年开始，他孤独地生活着。伴随他的是公司小职员平庸重复的生活，一条名叫道拉多雷斯的大街，微不足道的地位，对任何人来说都无足轻重的命运，还有厚厚的账本、提货单和墨水瓶。

“我走近我的写字台，如同它是抗击生活的堡垒。我有一种如此不可阻挡的温柔的感动，面对着我现实中的账本，面对我给他人记数的账本，面对我使用过的墨水瓶，还有不远处弓着背写下的提货单，我的眼里充盈着泪水。我觉得我爱这一切，也许这是因为我没有别的东西可爱，或者，即使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真的值得任何心灵所爱，而多愁善感的我却必须爱有所及。我可以滥情于区区一个墨水瓶之微，就像滥情于星空中巨大无边的冷漠。”一个生活于冰冷世界的人，却时时用一颗柔软的心去感觉存在于现实中那被幻化出来的温情，并为之恻然心动。

“事实上，世界的终点以及世界的起点，只不过是我们有关世界的概念，仅仅是在我们的内心里，景观才成其为景观。这就是为什么

说我想象它们，我就是在创造它们。”一个囿于狭隘天地的人，却找到了最广阔的宇宙。一个生活在原点的人，却完成了最伟大的旅行。

“这是我心中的星期天……我的心披上一件儿童的丝绒衬衣，去它并不知道的一所教堂，在敞开的白色衣领之上，它的脸微笑着，为最初激动的印象而泛出红光，眼中没有任何一丝悲伤。”佩索阿在《惶然录》的序《关于伯纳多·索阿雷斯》中，有他对这位虚拟人物的描写。他说他看见索阿雷斯苍白而平淡无奇的相貌上，既没有明显的磨难感平添惊人之处，甚至连一线磨难的痕迹也极难找到。但这张脸上可以说具有一切：艰难，悲痛，或者完全是曾经沧海之后的一种淡然处世。这就是佩索阿心中的自己。既绝望又希望，既冷漠又深情，既深怀悲伤又渴望幸福，既沉湎孤独又企盼温情。

费尔南多·佩索阿一直爱着一个名叫奥菲莉娅·凯洛兹的打字小姐，却终身未娶。他需要自由的思想，需要自己的空间。在害怕孤独煎熬的同时，他又害怕陪伴带来的压抑。1935年11月29日，佩索阿因肝病严重恶化被送进医院，当天他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了最后一句话：“我不知道明天将会带来什么。”

第二天，这位天才离开人世。“当我面对每天相处的伙伴们的队列时，将自己与其他如此熟悉的面孔比较，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这样的无足轻重，几乎不存在。”一个深怀忧伤之情的人，在冰冷的群体之中注定要永远孤独。一个幻想中的天才，对于生活着的人来说实在太过无足轻重。而这一切，对于佩索阿，根本只是内心的一次游历。“在鸡棚里，公鸡注定了将要被宰杀。它居然啼唱着赞美自由的诗歌，是因为主人提供的栖木暂时让它占了个全。”所有这些景象，在佩索阿的世界里，同样无

足轻重。

有意思的是，这位生前无足轻重的人，死后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崇拜。他的祖国将他和 16 世纪的大诗人卡蒙斯并称为葡萄牙文学史上的两座丰碑。葡萄牙的文学史家更认为应该给予佩索阿“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和乔伊斯同样的地位”。

1985年10月15日，葡萄牙举行盛大的迁葬仪式，将佩索阿的遗骨移至里斯本热罗尼莫大教堂的圣殿，供人瞻仰。

佩索阿说过：生活的景观全凭自己造就。也许，只有自己造就的景观，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景观。

哭泣的鱼

中国汉代有一首用寓言手法写成的民间诗歌，名叫《枯鱼过河泣》：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鮄，相教慎出入。”

诗中描写一条被人捉到、晒干之后又被携带过河的鱼，当它再次看见自己曾经自由自在生活过的河水时，不禁悲哀地哭泣起来，感到当初若不是因为自己贪恋食物而放弃警惕，又怎么会误入人布下的陷阱，被捉去成为人的美食呢？如后悔已经晚矣。于是，写书给那些同类，互相劝教，以后出入谨慎，免得遭到同样的命运。

虽然我们今天无法知道写这首诗的人在当时遭遇了怎样的不幸，但是我们或许可以想见他深切的悔意以及悔之不及的痛苦。也许，这是诗人借鱼之口，说出自己的悔恨，表达对于同类的关切。因为，生而为人，在这纷繁驳杂的人世间，人和鱼一样，有着可以被人利用和击中的软弱之处，这软弱之处，常常就是我们自己的欲望。

当一个人欲望横生，急于要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这个人最为软弱的时候。

这时，欲望会遮蔽掉智慧，会让你看不见真相。欲求迅速获得的

饥渴，甚至会令你灵魂出壳，好像鬼使神差一般，失去自控的能力。相信所有有着类似经历的人，都会有相似的记忆。

想想自己，也曾经因为一些欲望干出事后连自己都不愿相信的傻事，而在那些沉醉其中的日子，欲望像疯长的藤蔓，恣肆延伸，塞满脑际。哪里还会去想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它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自己忘记了做人必需的谨慎？

那么多特别渴望“真爱”的人，因为心神的迷醉，失去辨别真伪的能力，失去看见本质的冷静。结果，被自己的爱深深地伤害，因自己的情而坠入苦难的深渊。

那么多官场中人，因为贪恋美色，因为希望得到更多的享受而贪婪地攫取财物和金钱，结果是不知不觉就落入泥淖，利令智昏，走向毁灭。事后，又有哪一位当事之人，不是悔恨交加？可是，悔恨哪里还来得及呢？

一位被判极刑的贪官对前来探望他的女儿说道：“人不过是一日三餐啊。”这句追悔莫及的慨叹，和那条几千年前于大河边哭泣的鱼，是多么的相似。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的英雄阿喀琉斯，当他诞生之时，神谕他有两种命运，或者默默无闻而长寿，或者光荣战死在沙场。其母爱子，倒提双足将他浸入冥河以使之身体刀枪不入。不知是母亲的疏忽，还是命运的安排，选择走上战场的英雄，在交战之中，恰恰被敌人的暗箭射中了脚后跟，那是唯一没有被浸泡过的地方。

神话中的阿喀琉斯有着热烈的情感，无畏的精神，善良的心地，同时，他是自由奔放漫无矩度的，又是敏感狭隘固执残暴的。这个著名的神话故事其实说出了真相：人是高贵的，同时又是局限的。如同

黑格尔所说的：“关于阿喀琉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人！”

而另一位哲人尼采则借查拉斯图拉之口说：“人类是一根系在兽与超人间的软索——一根悬在深谷上的软索。”人的软弱和停滞的一面是时常暴露的，而那所谓超人，就是凭借意志和理性克服愚劣兽性，闪耀着人性光辉一面的另类。

有时候，再走一步，就是无底深渊；再多一点，就会万劫不复。在尚且能够自由自在生活的时候，珍惜自由；在欲望从生渴望得到的同时，想一想，那哭泣的鱼。生之途上，做到这点，实在不易。

文学碎语

文学的作用，若是按理论说来，实在是非常厚重和复杂的。而对个人来说，它到底又有何用呢？除了传授知识和审美的功能之外，这个看似既不能当饭，又不能做衣的东西，却时常做着抚慰我们灵魂的事情。

当一个人失去所有的东西，不再被当做有尊严的人来看待时，他只有在隐秘的内心寻求其他安慰。还有什么可以给重压之下的灵魂一个希望的出口呢？也许，有时我们无法免除强加在身上的苦难；也许，有时我们无力对抗横压过来的厄运。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在自己的内心营造一处精神的避难所，找到一个属于心灵的栖息地。文学，抑或就是可以通向那里的途径之一吧。

“再没有什么能比文学艺术可以沟通人的心灵了。”它可以带着你去飞，飞过障碍你的东西，使你的心获得些许的自由，获得轻灵的愉悦。这种感觉也许非常缥缈，却也非常的真实，它使许多能够享用文学的人在被践踏凌辱的岁月，依然保有对生命的一丝眷恋，文学就这样在某些时刻成了一种救援方式。

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其未完成的著作《未来千年备忘录》前言

中说道：

“这一千年终结的表征也许就是：我们常常感到茫然，不知道在所谓的后工业的技术时代文学和书籍会呈现什么面貌。我不想做太多推测。我对于文学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只有文学才能够以其特殊手段给予我们的感受。”

人是聪明的，也是脆弱的。个人的现实是有限的，而内心却广阔无边。20世纪以来人类物质上的极大成就，也使人类反过来为物所役。人们越来越多地活在追求物质的道路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们几乎丧失了回首来路反躬自问的兴趣，我们活着真的只是为了物的成就吗？那么我们的心要在何处安放？无数的事例其实已经告诉我们，无论多么强大的物质基础，也会在突然的外力之下轰然倒塌不复存在，人在彼时又将如何面对那种失去和摧毁？

人活于世，无可规避地要遭遇到各种制约和侵害，还有来自我们自己欲望的无尽烦恼。所以无论是在何时，人是需要心灵的寄托和安慰的，文学就是可以滋养和抚慰心灵的东西。

即使是在文学不再如往昔那么受到宠爱的今天，也不要冷落它。因为，文学有时就是知冷知暖的朋友，它会陪伴你度过黑暗的日子，帮你爬出心灵的幽谷，与你彼此忠诚，不会背弃。在你无所适从的时候，它会深触你的心底，把最柔软最敏锐的感觉挖出来，令你变得清醒如初，不会窒息。在你的内心突然空洞无物的时候，它会重新进入你的身体，像注入干净的水，令你滋润光滑，永不枯萎。

言简意赅《菜根谭》卷下 李笠翁著